

十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六

雜著

石君世家 司馬用彰作

甲集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傳以為漢黃石公之後黃石公以兵法授張良良得其術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俱葬穀城山北至武帝時有頭子者以剛勇稱遇李將軍虜蚤出伏草間匿李將軍引弓射之矢沒羽頭子堅不動李將軍驚以為神子孫散處郡國皆貞自有守漢衰吳魏強劉先主起蜀與諸葛亮戮力謀興復漢室將大發兵東伐吳下令求黃石公子孫之在蜀者果得石氏夔之魚復浦上即其地指畫三軍為八陣以石氏為師唯名礮者得從軍礮驍勇有氣力善超乘有所攻城畧地不下輒先遣礮衝車擊之所中無不摧敗與矢氏名軍中歌曰降我則親拒我則敵寧犯我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傷絕脰斷吭矢石之傷國以滅亡敵聞之懼號飛將

石君世家  
司馬用彰作



相戒莫敢犯自後軍出礮必在行間子孫別為礮氏居楚者名砂砂生礮傳十餘世至武夫武夫生璞又十餘世至礮礮生碩碩生君君有異質小而悍能堅忍持重不與人爲同盡得八陣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殺傷不祥未嘗妄以語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穀世間奇美珍異珠玉狗馬音樂聲色服用之物一無所好塊處山澤間泊如也然好急人之難人有急卽君君必往隨所指使格鬪奮不顧利害不幸遇則小者傷大者死或執送官惟坐指使者輒釋君不問見者畏憚以爲有礮之風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訪石氏之族觀所謂八陣圖者君在諸石中礮礮有異使者環視諸石無如君者奇之載與俱馳還京師將薦之上會上方向文學制禮作樂不果薦居久之無所知名客有九江方叔者氣岸自喜以能書游諸公間過候使者使者留與語具道蜀山川人物風俗且告以得石君狀客問石君安在時君臥帳中使者卽起入引君出見客客望見驚喜亟拜曰昔米元章見石友而拜吾

敢不拜石君因抵掌笑絕倒恨相見晚固請使者以石君歸特下榻奉之顧諸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也幸善遇之日灑掃左右置圖書几研惟恐失君意君雅不喜言咲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君危坐默默聽不倦方叔察君靜專客至問君鄉里姓名來幾何時治何業卽從旁代對悉如君意至不煩君一辭君大悅謂方叔知已然少贖不爲聲音咲貌與世若絕無情者人亦以此多狎玩君請與出游未嘗辭勸之仕不應或謂君癡戲曰礮礮然小人哉又見其禿無髮曰草菴和尚乎舉坐大咲君亦不怪也時徂徠先生礮新自山召入將以爲柱下史待詔公車先生負重名素慎許可獨推君已右曰喜怒哀不形表裏如一鑽之彌堅磨而不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師之人盛傳石君名朝之賢公卿及四方游士莫不願見至託爲歌頌以夸美之名聲籍甚有童子見君譁然喜出曰人言石君癡殊不癡顧癡者乃人爾當時以爲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師人人思欲得君八陣兵法君竟秘不傳前使者扣之百計不能得



也是時八陣兵法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石氏謹世守文惟君爲能盡其術君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必不解雖解不盡徒長姦雄爾思得仁厚長者卽授之居京師數年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方叔不盡解因念生儒者家無所事兵法然自是書法大進尤工草書著右軍筆陣論語在書譜中識者曰此常山蛇勢也方叔遂稱善書好事家往往以厚幣迎君方叔輒謝絕使者君亦安於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於石氏其光燭天石氏以爲不祥旦詣成都嚴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得歸妹之艮曰此少陰之精也石氏婦其有孕乎孕生男歸妹內兌外震兌爲婦震爲長子在澤之上已離母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離爲戈兵有離象焉艮之終曰艮其輔言有序唯八不變其將不言而知兵乎艮東北之卦其將顯於東北乎後三日而君生生數月有相者過見之曰英物英物神彊骨壯壽夭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蓬萊人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歸一方氏或問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

爲而成果何人哉公笑曰此小混沌也有道術吾嘗見其臥金華山中爲黃初平所叱化而爲羊後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顧在此方氏聞愈益敬信號小混沌公云

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遠居歙之龍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硯居泗濱者攻磬最有聲居荆山者好蓄美玉居靈壁者多大雅士大夫頗愛重之唐虞時有與金氏齊名者以通音律掌堂下之樂獨見稱於夔周之時有名鼓者能紀宣王中興之功至今賴以傳不朽漢有石奮石建而非其族唐有鼎者居衡湘間劉師服侯喜軒轅彌明嘗賦詩以詠歌之皆卓卓有見於世惟君以穀城之後帝武侯遺烈遭值聖明絕口不言兵事一至京師士大夫交口稱譽名流海內亦有道之士哉世傳混沌爲中央之帝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相厚善後卒死儵忽之難然非詩書所稱蓬萊之云薦紳先生猶疑之石新安程以文爲九江方叔高作石君世家一首而言司馬用彰作者新安程氏出周大司馬休父之後以用也彰文也翰屈原字平而曰靈均正則也內言方叔者卽



叔高也新安俞飛卿使獨得美石于魚復浦上歸以遺叔高叔高愛之見之者競爲文章相夸詡而以文爲作是篇予愛其文雅馴故爲之書至順四年二月十日擢侯斯記

郭索傳

吳亨壽

郭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剛內柔顯庖犧氏世所居上光常射井鬼間未宮且曰吾子孫上應列宿不與人同後凡謹慤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牟公孫捷叔孫教稱焉然惟索聲聞最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縱橫家尤喜武事常曰安得介士橫行天下邪出沒江湖必擁劍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赴之動不量力竟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簾箔不修受寵絡頗不能平泊延見尊俎則又披露心腹無所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之也至其大過議論風生或者病之又好鉗刺人至流血不瞬目用是醜類多爲人所遷怒上命召鑊有不得志於解者倚闥相窺誚解勃然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起澤中王梁高帝功臣無出其右者終以趙醢吾何

愧彭越哉索時尚幼不在行得不死少長斬然見稜角然曾次不糾結或謂之無腸公子以故王公大人稍前席之索一日渡溱沮語人曰吾家得姓來久聞諸長老春秋時族最盛雅善申棖獨不喜漆雕氏與之居輒敗之化爲水豈是也邪初在田野不願仕力耕穀腹外無他者是時朝廷以名位釣巖穴之士搜訪無遺索恐及愈潛深伏隩道經砂磧留跡隱然類西域人畫葦旁行爲書記狀人因得蹤之強羅致焉朝廷議以爲酒泉太守索聞之嘆曰吾族素不習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慮不得生還業已出噬臍無及旣而命果下固辭不拜元帝初卽位姑徇其志拜九江刺史發摘甚力蕉蒲以不驚魚者利之未幾上思見甚徵拜祭酒先時有與索同年生者好爲堅白異同之辨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敵虎月旦在索上呼爲雄甲子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然終不甚見賞索年寢老中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水凋之秋矣筮封之得黃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內黃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攜



持然嘗鞅鞅曰江湖予樂也寧久縻好爵邪即日上印綬歸素素有祖風百侍海濱每謂縱橫之事意者復起於斯平時時礪劍戟上聞而怒曰索吾生其死者是欲奚爲不早圖之必貽田畝憂發兵掩捕悉就縛檻車傳詣京師上想見其風味釋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冑之士不拜上察其志異命烹之國史贊曰縱橫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郭解以此死而索又不能蓋前人之愆祖孫同軌悲夫

廣張子論性

程林隱

天地之性天之所與我以生者也氣質之性生而爲氣所拘者也歷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言出而後性之說始定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之也夫子不能不言者論性不論氣不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以天地之性言之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

明得其氣之偏且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此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實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間之爾非別有一性也苟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能復吾天地之性者所謂善友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也夫既有是性則有是情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擊矣此論情之接於氣質之性者也至論其才則亦有不同者焉孟子曰人皆有可以爲堯舜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論才之本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才之出於氣質之性者也孟子於問性而答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論者或曰情不無善惡才固有賢愚也孟子之言不幾戾乎噫此所以必原張子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况告子之謂性無非以其稟於氣者而言



孟子析而辨之則無非以其命於天者爲說是以於情於才雖或言之少異而其本未嘗不同也故嘗論之情不離性動而後見才不離性用而後知仁之性具矣動之則爲惻隱之情用之則親親仁民皆其才也義之性具矣動之則爲羞惡之情用之則事君敬長皆其才也此所以其情可以爲善也此所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雖然情者性之動然必有形生焉而後動可見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氣合焉而後用可知也桔於形則情或有不善者矣拘於氣則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則孟子程子之言果有異乎學者不以天地之性本無不善自有而必加省察矯揉之功又不以氣質之性終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則戒謹恐懼以至於必慎其獨而吾所謂省察矯揉之功果至矣擇善固執以至於弗得弗措而吾所謂勉修克治之力果盡矣中庸之所謂率張子之所謂善及不在茲乎

春秋集傳序例

趙東山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王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



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然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

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之卑齊伯靡與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替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



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無據流道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者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我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五曰

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求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八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只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



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大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  
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  
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  
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  
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  
以寄文於是其有書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  
凡有五或畧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  
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  
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  
也或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  
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  
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其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  
卽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

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  
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  
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  
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  
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  
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疆於四夷僭  
王猾夏故伯者之與以攘却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  
陳圍鄭敗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  
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  
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  
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旣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  
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  
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



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畧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成書天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

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訪自蚤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洵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爲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於



所聞不能無感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屬辭序例

趙東山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長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

左氏去七十字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談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彰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讓而爲讓刺自讓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



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未未嘗  
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  
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  
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  
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夷故其三曰變文  
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華夷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  
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  
區以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  
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  
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  
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  
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  
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書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稟日月之說亦未  
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  
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命乎甲上而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  
際况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道有經權而學者乃為一切之說以釋  
之且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  
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  
蒙如八體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  
又思如八體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  
釋然非惟觀者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得之愚若非彙別分八篇而類  
年簡策如春秋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學春秋者  
此亦不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  
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墨者不同此屬辭  
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篇即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墨者並不見此屬辭  
跡至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其所未備第  
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之說而後傳之指居多或辨其補所未備  
取林少穎論日月二篇置六經補注中亦不其取後傳守杜氏之說  
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行程執轅輿

讀貨殖傳

趙東山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  
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



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執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

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姦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複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上饒張孟循行卷

趙東山

昔者吳公子札使魯觀於周南召南以及雅頌其德之大小治之盛衰與夫憂勤怨思之情莫不如親見之至孔子教其弟子亦以誦詩雖多而不能從政專對為無益詩道與政通固如是乎蓋嘗聞之古之為詩者辭與聲皆出於其情夫人情者禮樂之原而治道所從出也士將學



為卿大夫以任天下國家之事交四方之政則必盡人情以通於禮樂  
詩三百篇雖異事殊時發於人情之天則一而已後世為詩者辭與聲  
既非出於其情則固不通於禮樂而無關乎治忽君子又奚取焉雖然  
時有古今道有汗隆而人情則無以相遠大風作於漢而河汾王子知  
其霸心之存石壕新安作於唐而魏國韓公有感於兵制之失夫豈皆  
不出於情而二公所言若是士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期無事於四方而  
學不足以盡人之情則後世之詩雖有合於古者亦鮮或能通其意焉  
爾若張侯孟循父之言詩其有志於古者乎侯上饒之選也癸卯之春  
自盱江來新安為其使君左轄公結同姓之好于總制王公王公所以  
深敬乎左轄者不于其幣而于其使禮成將返則命郡中士咸賦詩以  
餞之又出其在鎮所得詩文以觀之侯於星溪之篇蓋有取焉既為詩  
一章題其後復手書之以寄予海寧山中予寢疾累年舊學都忘因三  
復孟循父所賦而切有感焉夫盡人情逆事變明乎得失之迹本其終

與之由此詩道所以與政通蓋古者大夫之學也而孟循父得之其平  
成二公之好而以佳賓見重於主人宜矣乃即其詩辭所及推本至  
之賢孔門之教暨近世名公鉅人高識遠度以廣夫言外之旨焉嗚呼  
吾聞國風止於澤陂蓋春秋之季也今四方多故雅道陵遲有偉人焉  
上下古今究觀真濫以其法於人情之天者振而起之其文運復昌之  
侯與吾於張侯有望矣

六安州勸農文 乙巳春

朱子範

民非耕不食非蠶不衣人所通曉不待勸而勤者也六安為淮右名州  
對疆之廣沃壤千里民醇俗朴安於稼穡富庶聞於鄰境比年以來兵  
革不息民罹塗炭死傷轉徙存者無幾膏腴之區鞠為草莽奇窮之民  
以鋤代耕歲之所收儲無甌石加以急徵重斂民每種一石納糧三石  
左君弼私田每種一石納租一十八石欲其無流移荒棄不可得也我  
等祗承



王命作牧此邦承之之初首求民隱莫切於此已嘗申明上司啓  
聞蠲減中書頒降榜文明示于爾百姓爾百姓亦既知之矣今茲春氣  
已分土膏融液草木萌拆農事不可緩矣爾其率爾子弟負爾耒耜奮  
然東作可也昔者一畝稗糧三斗今者一畝五升孰重孰輕爾民不耕  
可乎昔者左租困民今者與民田一槩徵收孰利孰害爾民雖耕而不  
力可乎昔者法度廢弛上下貪黷民不安業今者典章嚴明孰不奉法  
流移者可以復其鄉里矣田園桑柘可供蠶絲者戒爾剪伐山林茶漆  
可資日用者勸爾長茂大抵衣食足然後禮讓興禮讓興然後彝倫敘  
如此則爾等皆為醇厚之民不負官長之勸矣其或不聽教條不受告  
戒惰其四肢餓寒切體靡所不為甚者去順從逆陷于惡黨以速天誅  
悔將何及嗚呼爾民其勸之哉毋忽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六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七

甲集

問對

內宮問

羅鄂州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  
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禮九嬪  
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  
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  
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  
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  
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  
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  
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御天子以內之御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  
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



何以云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爾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饌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御大夫士爲國客則知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爲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舅甥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爲之致禮若天子之宮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邪曰然則王宮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宮也奈何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爲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爲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宮又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御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宮或曰何以知世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內宰上

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種稜之種獻之于王而春官世婦每言御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漑率六宮之人共染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於后則嬪當以何人爲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爲嬪故書云釐降二女子于滹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所謂九嬪者蓋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敘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爲十五夕其實不然夫內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廢妾更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爲接見之踈數故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綈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綈賤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歟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凡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內宰於六宮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宮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緡之語則并夫人爲五也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婦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爲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



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其禮也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齊自威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義孰爲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來者幣之色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



鴛無常匹故避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  
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  
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春秋或問十

程積齋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為孔子所加  
子獨以為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  
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  
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况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於王上然後為尊王  
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為非孔子  
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為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賵妾特貶家宰於上  
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  
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况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朴  
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

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渠伯糾  
來聘書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  
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  
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  
而後知其非哉

或問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  
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  
取郟取防之義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郟取防  
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  
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  
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  
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



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郟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優劣乃求其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

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詞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卽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辨孫氏高氏備矣此小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忍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



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  
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  
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  
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  
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  
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  
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  
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故孟子  
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內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三之  
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  
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

不暇爲高相夢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  
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  
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  
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  
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  
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  
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  
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二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  
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  
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  
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  
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



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萊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為伯討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為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為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為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莒莒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於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

示義則未之辨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存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間晦盲百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已而人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為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



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為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王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辨而有聞矣然常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為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為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為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

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審喜弒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審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任夫伐宋伐鄭猶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弒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而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為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為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



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為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為皆至以地乎

葬書問對

趙東山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罔隴

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其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



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宇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二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圓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

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網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聞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卽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



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認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隨音所禱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陰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

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清體安之術者氣機自然之術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爲尤鮮於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認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認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歌美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夫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爲其得爲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則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不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

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爲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有隅落鈎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渡扞衛之嚴要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二軍不可敗而將軍安故兵法曰二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今夫自漢以來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爲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操信方壁脩武漢王脫成羣之圍自稱使者晨馳入信壁而奪之軍旣滅楚垓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之軍不知也蓋豈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精明樞機周密無可申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之間姦人伏刃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爲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爲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晟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龔合之失其規畫調護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略淮肥天其或者祚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必仰東南之饋如滉之規爲有可考者亦于大夫所宜素講也

### 策問五

朱文公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邪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邪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邪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



雜亂而無所統壹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  
是以求之邪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  
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  
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出宰相  
私意盡取當世頑頓嗜利無耻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爲姦隱乃  
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夏  
士懷負所學以仕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竝議未能有所聞  
於四方何邪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千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責以爲  
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  
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  
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邪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

子詳陳之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序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  
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  
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  
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爲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  
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士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必出於成均而  
所以教之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  
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爲文詞而已二三千考於經  
以爲如之何而可也詳以著千篇無所隱

擬策問

程端明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穆天綽宣皇猷陶民極相責甚重也故方論之  
則稽衆叶卜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輕比得之則延置左右禮絕百僚  
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則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



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華  
用昌德崇說曰殷周用亨於振不祚有自來者獨在秦漢而下登進多  
涂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復見不冠則體貌衰甚者請苑方聞  
輒下廷尉責以吏事災異策免成王畏相亡具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  
功名史不乏書何邪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不可而稽殿  
任人則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欲暫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幾  
怒形於色書指書空憤語采甚何亟予亟奪若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  
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踈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  
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即更輒他顧  
不答僮僮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邪在君者姑置勿言  
而在臣者抑也嘗勵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則擇之不爲不  
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輒與平生論議相友何邪彼起自  
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

慰人心絕不類倖進何邪論相以道德爲上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選或  
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坐廟堂而號承教公飲既覆身名擯落其何論  
敬成王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  
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閱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  
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  
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  
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人  
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襟以求賢海宇飢渴而望  
治繇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試館職策問

程端明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勢攻守異宜雖  
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  
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子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  
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斗米固取乎更事之多者  
然官高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年少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  
摻稍二丈固取於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喪馬亦爲當時名將  
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  
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少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  
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千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  
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二十所亦未嘗敗事然  
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  
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路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  
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工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  
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寧兩軍青州精甲五  
千宣潤弩手三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

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  
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  
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夫  
謹黜陟培邦本定國度比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  
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  
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略之得失孰  
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策問

程端明

問頻歲全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  
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邪郊野縣都咸有委積  
以之賑之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行之則收  
實効後世用之則皆虛文邪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  
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



時群生滋茂而五畝其甚且議除田租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邪夫事迫切者之宏規營業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請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邪是故願相與商略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穀免傳令民植蕪善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留歲儲餘乘發糶或郡敢竭糶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者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闕使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充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

之子簡有司因得以上焉

私試策問

趙東山

子學之書於篇末歷叙群聖相傳之統而終之曰然而無有乎尔則亦無有乎尔先儒所謂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者也至于近代而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者蓋有其人矣何可以不知其傳之所在乎或曰由孔子而上聖人以心相傳者也由顏曾而下則學者傳焉道統之云未可輕議也其信然歟昔者春陵周子之興河南二程子實受其學自孟氏以來未能或之先也其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伯子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兩字却是自體貼出來叔子亦謂遠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所謂受學者果何事歟其同時則有若司馬溫公康節邵子橫渠張子焉三君子之所造其優劣何如也訂頑正蒙之訓精思而妙契矣所謂非明睿所照而考索以求至者何所指歟內聖外王之學醇一而不雜矣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



其數且有偏伯之譏何歟登程氏之門而得其傳者可悉聞歟其所造之淺深亦有可知者歟龜山楊氏之傳爲羅仲素氏李處中氏而子朱子出焉其授受之際微言精義猶有可考者歟道南之歎程子之屬望於中立者何如也而乃深以著書爲戒何歟當是之時道學雖明而六經群聖人之書俱未有定說乃有轉使人薄之憂何歟豈他日有微旨歟胡文定之博爲仁仲氏而知言大紀二書昇焉其立言之要可得而論歟其於程氏之學果能脗合而無間歟子朱子折衷諸賢之言而集其成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然四書之註至于易箒猶改竄未已將無尚有待於後之君子歟嘗謂詩集傳後有子雲必好之矣而若不滿於易本義者何歟書屬諸蔡仲默而克有成其果能繼朱子之志歟春秋嘗屬諸黃直卿矣而卒無所論著何歟至其晚年尤惓惓禮書弗置深以不克見其成書爲憂今其書成矣其述作之本意亦可得而推見歟其同時有張敬夫氏呂伯恭氏其所造之淺深猶有可論者歟又有象

山陸氏者相與上下其說終身不能相一而且美之爲爲已之學何歟爲已之說可得而聞歟朱子嘗徵詩說於陳君舉君舉辭焉而以書幣求及已之道於陸氏果何所見歟登朱子之門者衆矣得其傳而不悖不惑者亦有其人歟其後又有魏華父氏真希元氏皆學乎朱子之學者也其於聖人之道亦皆有所發明歟夫傳道有宗適道有塗而立言垂訓則又成已成物之餘事也然則卽其傳而求其統之所由續本其身而論其德之所以成此格物致知之先務也有志於學者願相與講明之

策

試館職策

朱獻靖公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爲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



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爲難也是以姦人僞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爲難干戈之釁起於骨肉裔夷投隙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爲難五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以爲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趣時合變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誦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昔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爲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園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于一則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粹然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弊疏剔荒穢支柱傾搖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方經營營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原突湯衝擊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

智者因其勢而利道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聽吾之所爲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爲而奔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遂夷大憝不失舊物而漢中興方群胡之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黨符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總其雋人以爲耳目股肱心膂內則王道周顛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邁江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師李光弼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豪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李以芟夷安史汎掃九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所因之勢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亦夫生民以來天下之變備矣



積功累仁享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本末終始見於詩之二雅  
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  
蓋雖未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雲漢之詩  
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  
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  
見其將率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動曷曷而華夏  
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感懷  
忠良以善王心而無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  
風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以圖事功而無  
權利相軋冒疾護其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爲之還定安集劬  
勞于野而不怨則見於詩之鴻鴈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王之烈而文武之  
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

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之  
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  
而使爪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而有轉予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  
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于  
千畝之藉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  
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爲也必  
相與憂勤惕厲勦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將欲圖  
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泰然無事而聽其自爲者  
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穫理之必至  
不愆于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則必有凶  
年飢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  
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豈可  
不鑒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僅二百年方將復振隆系於夷



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中與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  
欲因今之勢而圖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天下國家興亡有  
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  
曰任賢才三曰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爲無與於興亡之  
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後亡楚之敗亡而逢  
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  
之憂越棲會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天寶  
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地寄足而終摧長安之  
寇則土地之開蹙非所論也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孟  
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  
自古興王所籍以爲立國之基本而無故輕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  
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臨蒞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

至發政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  
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爲亂夫誰與之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  
未嘗無賢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  
翦棄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暴國莫敢肆  
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  
舉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爲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其間是以長久  
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  
舉之責使姦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天  
何患天下之不治冠讎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也歷考前世興復  
之君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毛舉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  
可恃之備然後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復  
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實



圖之謹對

對江右六君子策

江西省試虞學士出題

趙東山

問于學子取友善士一鄉一國至於天下猶以為未足而尚論古之人焉  
 其言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即一鄉一國之人可以謂之天  
 下之士者古有其人焉何可以不知其人也以江右論之士之勳名節  
 者莫盛於東漢矣豫章有徐孺子者千古所謂高士也巽儒苟且之衰  
 世非斯人吾誰與歸觀其一本一繩之歎其於聖人之無不可者何如  
 也晉有陶淵明實生於九江出處大節蓋世擬之諸葛孔明而先儒觀  
 其詩乃或疑其出於老子者也其信然乎宋有廬陵歐陽公以其冲和  
 之氣發揮治世之隆蓋其文以謂上接於孟韓者也孟韓之緒可考乎  
 南豐曾子固當濂洛未興之先孝友之行經學之懿帝王之制其見於  
 文者無愧於方來也清江劉原父博學洽聞春秋三傳之釋儀禮之缺  
 遺秦漢以來之典故文學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後之學文者積學之功

為德之厚未至於三君子而曰文乎文乎哉其南渡也陸子靜先生生  
 乎臨川之青田高明早與前無古人與朱文公起而相望於當世學者  
 從之入德之門或亦異焉嘗觀陸先生之在白鹿也講君子喻義小人  
 喻利一章學者聞之感動流汗朱子親執筆而請其書焉其相尊敬如  
 此夫義利之分甚微所謂幾也孟子分舜跖於雞鳴周子發剛柔之善  
 惡此求端之至精者也而二先生曷嘗有異哉然而朱氏之學實宗於  
 周子周子之書莫先於太極而有極無極之辨學者有莫逆於心者乎  
 鵝湖之會固將以一道德也而簡易支離之說終不合而罷然一家之  
 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而知之矣道之不行  
 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所以  
 不可不知其人者其在斯乎夫治道必本於學術環數千里之間必有  
 同志之士得鄉先生之微者幸相與講明之

對大江之西環地數千里名公鉅儒相望而起者眾矣執事發策承學



乃獨以徐孺子陶元亮歐公曾子固劉原父及象山先生六君子爲問  
始之以孟軻氏尚友古人之實以開其端終之以朱子象山之異同而  
尤拳拳於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焉大哉問乎執事之用心厚矣晚學  
小子曾何足以知之然則請因孟子之言而姑誦其所聞以復明問之  
萬一可乎夫所謂天下之士者不出乎一鄉一國也以一鄉一國之士  
而以天下名則其所立必有大異於常人者矣以天下之士而論尚古  
之人須其詩讀其書矣而猶有不知其人之憂焉則孟子之所謂尚友  
者其亦有在言詞之外者乎學士虞公批云應在後此所謂必論其世者也今以  
六君子觀之孺子元亮以風節稱歐陽曾劉以文章著若陸先生則學  
乎聖賢之道者也應在後然因其言而考其世則皆有未易知者焉昔漢  
室之將微也所謂天地閉而賢人隱之時與有聖人焉生於其時吾不  
知其出處之何如然黨錮諸賢以身殉國而卒無救於炎祚之亡則孺  
子之高風爲不可及矣觀其辭玄纁之徵避黃龍之辟問國事則不

答問稼穡則各其察乎時義蓋非一日雖以郭林宗之明哲猶有待於  
一繩一木之言而後感悟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非孺子其孰  
能當之千古而下想聞其風而頑廉懦立者其以斯歟逮夫典午氏之  
亡也南面之君欣然操筆以位禪強臣而不悔一時在廷之上誰復爲  
綱常計者獨彭澤令陶潛以大臣之孫耻事二姓其於君臣之義得矣  
慕諸葛而以其名爲字詠荆軻而惜其劍術之疎則子房博浪之心孔  
明復漢之志元亮猶有不能忘於心者乎然觀乎其詩則歛英氣於冲  
陶寄深心於淡泊有類乎知白守黑之爲者而世俗之論亦惟見其杜  
德機焉此子房所以誅秦蹶項以報私讎而終身不以告人者也故先  
儒謂其出於老氏其亦可謂知言者矣是論於禪惟陳誠山松論然其  
言有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自昔請談  
之士謂淳漓朴散繫禮法使然孰知魯叟彌縫將以淳之邪亦此孔明  
之正大所以不爲三代已下人物者元亮其無愧焉嗟夫使晉室之曹



而有一人焉庶幾乎昭烈之賢則夫子房孔明之所優爲者吾知元亮其兼之矣黜此獨無翻後之君子向慕比擬而以爲不可企及者其亦有感於斯乎後數百年當宋室之盛而歐陽公出焉雄文直道世美謂之孟韓復生也論其學之所至視知言養氣之君子非所敢知然其立朝也與希文以偕賤而不同其進與定天下之大策而不自以爲功指竝其接後學也不以踈而棄不以遠而遺世皆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焉諫坡五代史之作反覆乎有國者所以興衰之由若生平其時而憂其世者其視昌黎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者無間然矣子固出於其門文章經術庶幾公之爲盛而義理之淵微典故之宏博又有以發公之所未發者焉然觀其力貧以養母而人無間言嫁孤妹九人而皆得其所善王介甫而深知其非則後之大儒觀乎其文而願學焉者謂朱豈惟以其誥命之不愧三代哉亦誅若原父則公之畏友也其經學之邃則上相見等篇可以補記禮者之缺遺春秋權衡七經小義

之作又有以破專門學究之陋其典故之博則上而秦漢以來帝王之制作古文奇字之音訓下而山經地志陰陽醫卜稗官小說之書莫不淹貫雖以永叔之才學而原父猶以其不讀書爲惜則其抱負亦偉哉然當群賢彙征之秋而館職之任七年不遷仁宗親定夏竦諡則以爲侵臣官加上尊號則以爲非古禮公疑立朝可其官守之際嚴矣後之君子喜談而樂道之者豈惟以其立馬揮九制之爲能哉雖然以三君子積學之厚制行之高所謂實大而聲宏者也使非文章之盛猶足暴白於當世然後之論者徒知貴其三辭而不復稽其行事則亦異乎孟軻氏尚友古人之意矣應前若夫陸先生之學與子朱子不同則有非愚生之所能盡知者然朱子之學實出周程而周子則學乎顏子之學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以顏子爲師至朱子之告張敬夫則又以伯子渾然天成恐闊大難依而有取於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陸先生以高明之資當其妙年則超然有得



於子孟氏立心之要而獨能以孟子為師且謂幼聞伊川之言若湯我者  
觀其尚論古人者不同如是則其入德之門固不能無異矣講明請自  
別夫儒者之學莫嚴於義利之辨而學術之敝率由氣稟之偏孟子舜  
跖鷄鳴之分周子善惡剛柔之論其析之也精矣陸先生之在白鹿朱  
子請其一言以警後學先生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察  
乎學者心術之微而欲其致於二者之辨聽者為之動心流汗朱子請  
其書而藏之今觀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誠不  
愧於孟子之訓矣然周子太極之說親授於程子而朱子釋之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皆稟之根底也以其無形而有理故曰  
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所謂關百聖而不惑  
者也陸先生兄弟謂太極上不當更加無極字移書畢之性復數四累  
千萬言而不能相一何與夫以中訓極者是知太極之本體矣而中非  
太極所以得名之實也謂易有太極不當言無者是知論太極者之不

當淪於高虛矣而猶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觀朱子嘗謂子靜不知  
有氣稟之性善着關目姑引此應前氣稟剛柔之則其於周子之書庸  
有未深考者矣鵝湖之論終以不合而罷者則又有說焉夫所謂墟境  
而哀也宗廟而欽也即孟子所謂人見孺子將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謂  
介然之頃抑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發之心  
而悟其未發之心則其要歸亦不容於不同者乎然而簡易支離之  
說邃密深沉之言終有未合於是毫分縷析者深辨乎疏目闊節之多  
矣石稱丈重者又以銖銖寸寸為必差則其所甚異者殆無過於斯矣  
執事之言曰一家之精微非大賢相與剖擊則下二賢一等者殆無從  
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於二賢者乎晚學管窺復何所容喙無亦  
徵之於二先之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答項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說專是尊  
德性事而喜舉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庶不隨於一偏也觀乎此言則朱子進德之序可見矣陸先生之祭呂  
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此一語豈淺  
觀乎斯言則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至於如是豈鵝  
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存於暮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  
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盛仁孰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  
見之又當以為如何也其是此意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  
明則顏會愚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徵也其工夫之密則自夫  
灑掃應對進退而達乎脩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於愚言而後知哉獨  
陸氏之學則知之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  
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  
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  
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此

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  
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則其所以負出千古者豈  
不在於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則擴充持守為可略學貴自得則思索  
講習之皆非則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况於小子後生之至  
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  
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之乎奈何前脩曰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  
察焉而不見其端於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何在  
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於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  
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事有感於斯言而以江右之先  
賢為問且深致意於子靜氏不可不知其人之語其亦深悲後生之  
陷溺而思有救之者乎過當謂當亦謂與不然何其言之中厚惻怛



至於斯也且江右鄉先生多矣而執事所舉自六君子之外無及焉豈  
非以風節關乎世教文章本乎學行而賢聖之道又有大於此歟噫  
尚論古人而至於此其亦可謂微矣夫政治之失由乎學術千里  
之繆起於毫釐斷木為棋利草為鞠莫不有法焉有志於學者而於求  
端擇術之際無以致其思則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愚不敏竊嘗有  
志於斯而未之能進也惟執事其幸教之居古以右而論江右之賢非  
敢得行辨學以正其心豈君子之志不遠乎宋代之意也處憂患之  
用會公何言可謂明之徒見於然文字者亦君子之與至歐公盛矣  
弗之究則先儒之言力不能有所盡知者矣此亦函養之失不  
其於聖人之道互有發明焉陸先生之與與子相與一其力而  
又有得於陸氏之說其答問也於前數君子既已各極其力而  
者非綴緝傳會之已而教乎時友朋若子常之通而起于者鮮矣  
得而歸之集韻辭素居安得與子常相見乎進士科得人斯文之  
新安文獻志卷三十八

甲集



卷之三